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八回 奇顛清俗累 仙術動朝廷

有腹蟠然，有發卷然。須蕭蕭而如戟，口瀝瀝而流涎。下囷犬豕，上友聖賢。心炯炯兮常靈，是欺顛也而猶仙。 右《周仙贊》

天地以正氣生聖賢豪傑，餘氣生仙釋之流。釋不在念佛看經；仙豈在燒丹弄火？但釋家慈悲度人，要以身入世。仙家清淨自守，要以身出世；先把一個身子如癡如狂，斷絕妻子、利名之想，然後把個身子處清，高臥山林也使得；把個身子處濁，棲遲玩世也使得；把個身子在市井，友豬侶犬，人也不能廢我以衣食；把個身子在朝廷，依光近日，人也不能羨我以富貴，卻又本性常存，色身難朽。常識帝王在將達未達之間，又超然遠舉，不受世染，這便是真仙。若那些煉丹養氣，也只旁門；斬妖縛邪，還是術士。在宋，識宋太祖在塵埃之中，許他是做紫微帝星，聞他陳橋兵變，即位稱帝，撫掌歡慶道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。」因而墮驢。後來三聘五召，不肯就官；賜他宮女，潔然不近，這是陳搏。

我朝異人類聚：一個冷謙，憐友人之貧，畫一門，一鶴守著，令他進去取錢。後來內庫失錢，卻見他友人遺下一張路引，便來拿友人。友人急了，供出他來，他現做協律郎。聖旨拘拿，到路上，他要水吃，吃了，一腳插入水瓶中，後邊和身隱在瓶裡。拿的人只得拿這瓶去見聖上。問時，他在瓶裡應，只不肯出來。聖上大怒，擊碎此瓶。問時片片應，究竟尋不出。一個金箔張，在聖上前能使火炙金瓶，瓶內發出蓮花。又剪紙作彩蓮舟，在金水橋河下，許多嬌女唱歌，他也躍身在舟。須與風起，船並金箔張俱不見。這也是漢左慈一流。若能識太祖在天下未定時，有個鐵冠道人，有個張三丰，至能識天子，又能救天子在疾病之中，終飄然高逝，天子尊禮之，不肯官爵，這個是周顛仙。

顛仙家住江西南昌縣。江西山有匡廬，水有鄱陽，昔許旌陽仙長嘗在此飛升，是個仙人之藪。他少年生得骨格峻嶒，氣宇蕭爽，也極清雅。六、七歲在街上頑耍，曾有一頭陀見了，一看，道：「好具仙骨！莫教蹉壞了。」及到了十四歲，家裡正要與他聘親，忽然患起顛病來。

眼開清白復歪斜，口角涎流一似蝸。

曉乞街坊驚吠犬，晚眠泥滓伴鳴蛙。

千絲縷結衣衫損，兩鬢蓬鬆鬢發髻。

潦倒世間人不識，且將鸞鳳混烏鴉。

瘋狂得緊，出言誑誕。家中初時也與他藥吃，為他針灸，後來見他不好，也不睬他，任他顛進顛出。他漸漸在南昌市上乞起食來，也不歸家。人與他好飲食，吃；便與他穢污的，也吃。與他好說，笑；打罵他，也是笑。在街上見狗也去弄他，晚來又捧著他睡。常時在人家豬圈羊棚中，鼾打得雷一般，人還道他是賊。後邊人都認得他是周顛，也不驚異。

此時，我太祖起兵滌和，開府金陵了。他不拘與人說話、乞食，先說了「告太平」，庸人哪解其意？

一日，忽然在街上叫道：「滿城血，滿城血！」好事的道他胡說，要打他。他不顧而去，一路乞食到南京。不多時，降將祝宗復反，殺個滿城流血。

游到金陵，適值太祖建都在那廂，他披著件千拼百湊、有襟沒裡的件道袍，赤了腳，蓬了頭，直撞到馬前，一個大躬道：「告太平！」

太祖吃了一驚。問人，是顛的，也不計較他。他便日日來馬首纏，道：「告太平！」手下扯不開，趕不退。

太祖道：「這顛人，打也不知痛，拿燒酒來與他吃。」他卻：

一杯復一杯，兩碗又兩碗。哪管甕頭乾，不怕盅中滿。何須看和饌，哪問冷和暖。放開大肚吃，開著大口咽。篩的不停篩，灌的不停灌。面皮不見紅，身子不見軟。人道：「七石缸！」我道：「漏竹管。」人道：「醉酩酊」，他道：「才一半！」李白讓他的海量，劉伶輸他沉緬。他定要吸乾浣海濤千尺，方得山人一醉眠。

他斜著眼，歪著個頭，口裡老鼠窟般，只顧吃。看那斟酒的倒也斟不過了，他道：「也罷！難為你，把那壺賞與你吃。」

那人正待拿去，他跳起奪住，道：「只道我量不濟，要你替。還是我吃！」一個長流水，又完了。跳起身道：「不得醉，不得醉！」

把張嘴向太祖臉上一呵道：「一些酒氣也沒，哪一個再舍些？」

太祖道：「再吃便燒死。」

道：「燒不死，燒不死！內燒燒不死，你便外燒。」

太祖道：「怎麼外燒？」

道：「把缸合著燒。」

太祖道：「不難。」叫取兩隻缸，取柴炭來。他便欣然坐在缸中。兵士將缸來蓋上，攢了好些炭，架上許多柴，一時燒將起來。只聽「烘烘」般的柴聲，「逼剝」是炭聲，可也煉了一夜，便是銅鐵可煇，石也做粉。

這些管添炭的道：「停會要見，是個田雞乾了。」

又個道：「還是灰。」比及太祖升帳，只聽得缸一聲響，爆做兩開，把炭火打得滿地是，缸裡端然個周顛。他舒一舒手，叩一叩齒，擦一擦眼，道：「一覺好睡，天早亮了。」

這些兵士看了倒好笑，道：「莫說他皮膚不焦，連衣襟兒也不曾燙壞一些，真是神仙！」先時，太祖還疑他有幻術，這時也信他是個真仙。也優待他。

帳下這些將士都來拜師，問他趨避，周顛道：「你的問趨避，活也是功臣，死也是個忠臣。」

平章邵榮來見，周顛道：「莫黑心，黑心天不容！」邵榮不聽，謀反被誅。

其時，太祖怕他在軍中煽惑了軍心，把他寄在蔣山寺，叫寺僧好待他。住持是吳印。後來，太祖曾與他做山東布政，因太祖吩咐每日齊整齋供他，他偏不去吃，偏在遍寺、遍山跳轉。走到後山樹林裡，看見微微煙起，他便闖去。見是一壇狗肉，四圍蘆柴、草鞋片煨著，道：「我前煨不熟，你今日卻被這禿煨熟了。」雙手拿了，竟趕到講堂，「撲」地一甩，眾僧見了掩口。

周顛道：「背後吃他，當面怕他。」幾個哈哈走了。眾僧自在那廂收拾。到了夜，眾僧在堂上做個晚功課，搜了個沙彌去房中睡。他到中夜，把他門鼓一般播道：「你兩個幹得好事，還不走下來！」去撩他，攪他。見僧人看經，就便要他講，講不出，大個栗暴打去。說是入定，他偏趕去道：「你悟得什麼？悟得婆娘哪個標緻！銀子怎麼賺！」說止靜，他偏去把那雲板敲。今日串這和尚的房，明日串那和尚的房，藏得些私房酒兒，都拿將出來，一氣飲乾無滴。佛殿日屙屎，方丈屙溺尿。沒個饑沒個飽，拿著就吃。偏要自上灶，趕將去，把他鍋裡飯吃上半鍋。火工道人來說，他便拿著火叉打去。

其時還是元末，各寺院還照著元時風俗，婦人都來受戒，他便拍手道：「一陣和尚婆。」扯住那些男子道：「不識羞，領妻子來當和尚。」婦人們到僧房去受戒，他也捱將去。一寺哪一個不厭他？卻沒擺佈他(處)。

一日，走到灶前，見正煮著一鍋飯，熬上大鍋豆腐，灶上灶下忙不及。只見他兩手拿了兩件道：「我來與你下些椒料。」只見兩隻手一頓捻，捻在這兩個鍋裡，卻是兩攤乾狗屎。這些和尚、道人見了，你也唾唾，我也掩嘴，一陣去了。他一跳坐在灶欄上，拿一個木杓兜起來，只顧吃。眾和尚見他吃了一半，狗屎末都吃完了，大家都拿了淘籬、瓦鉢一齊趕來。他道：「你這些禿驢，藏

著妝佛錢、貼金錢、買燭錢、燒香錢、還有禰錢、開經錢、發符錢，不拿出來買吃，來搶飯。」坐得高，先「霹栗撲撲」把手一掠，打得這些僧帽滿地滾。後邊隨便兩隻手如雨般，把僧頭上栗暴亂擊，卻也吃這些僧人搶了一光。還有兩碗米飯，一個小沙彌半日夾不上，這番撲起灶上來盛。被他扯住耳朵，一連幾個栗暴，打得沙彌大哭道：「這瘋子，你要吃，我要吃，怎蠻打我？」這些和尚也一齊上，道：「真呆子，這是十方錢糧，須不是你的，怎這等占著不容人？」

餐鬆茹木神仙事，豈樂蠅營戀俗芳。

卻笑庸僧耽腐鼠，橫爭蟻穴故紛雲。

周顛笑道：「你多我吃飯，我便不吃你的。」此後莫說粥飯不來吃，連水也不來吃。眾僧怕太祖見怪，只得拿去與他吃。他只是不吃。廚頭道：「好漢餓不得三日，莫睬他，他自來。」故意拿些飲食在他面前吃，他似不見般，似此半月，主僧只得來奏與太祖。

太祖知他異人，吩咐再餓他。這些和尚怪他得緊，得了這句，把他鎖在一間空房裡，粥飯湯水纖毫不與。他並不來要，日夜熬熬的睡。太祖常著人來問，寺僧回稟道：「如今餓已將一月，神色如故。」太祖特一日自到寺中。

舉寺迎接。只見他伏在馬前，把手在地上畫一個圈兒，道：「你打破一桶，再做一桶！」這明明教道：陳友諒、張士誠這兩個大寇，使他連兵合力，與我相殺，我力不支；若分兵攻戰，也不免首尾不應；只該先攻破了一個，再攻一個。

正是劉軍師道：「陳友諒志大而驕，當先取之；張士誠是自守虜，當後邊圖他。」也是此意。太祖到寺中，見他顏色紅潤，肌膚悅澤，聲音洪亮，絕不是一個受餓的。叫撤御饌與他吃。隨行將士帶有飲食，與他的，可也數十人吃不了。他也不管饅頭□(饅)蒸，乾糧煤炒，收來吃個罄盡。這般僧人道：「怪道餓得！他一頓也吃了半個月食了，只當餓得半月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只是這肚皮忒寬急了些。」太祖依然帶他在軍中。他對這些和尚道：「造化了你們！如今拐徒弟也得個安穩覺兒，吃酒吃狗肉也不管了。」

其時，陳友諒改元稱帝，率兵圍住南昌。太祖在廬州領兵來救，叫他來問道：「陳友諒領兵圍住南昌，我如今發兵去救可好麼？」

他把頭顛幾顛道：「好！好！」

太祖道：「他如今已稱帝，況且他勢強，我勢弱，恐怕對他不過。」

那周顛伸起頭看一看天，搖手道：「上面有你的，沒他的。不過兩個月狂活，休要怕他！」太祖一笑，擇日興師時，只見他拿了根拐杖，高高的舞著，往前跳去，做一個必勝模樣。

太祖整兵十萬，下了船，沿江向南昌進發。只一路都是逆水，水勢滔滔汨汨滾下來，沿江都是蘆葦，沒處扯牽，一日不過行得幾里。

太祖心急，著人來問周顛道：「此行幾時得遇順風？」

周顛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就來了。只是有膽行去，便有風助你；沒膽不去，便沒風。」差人回復。太祖催督各軍船隻前進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只見：

天角亂移雲影，船頭急濺浪花。虛飄飄倒卷旗幡，聲晰晰響傳蘆葉。前驅的一似弩乍離弦，布帆斜掛；後進的一似泉初脫峽，蓬扇高懸。山回水轉，入眼舟移。浪激波分，迎耳水瀉。正是：

雀舫急如梭，衝風破白波。

片時千里渡，真不愧飛舸！

初時微微吹動，倏然風勢大作。各只兵船呼風發哨，都放了撓楫，帶著蓬腳索，隨他前進，飄飄一似泛葉浮槎。一會才發皖城，早已來至小孤山了。風湧浪起，江中巖頭電，隨水洋洋漾將來。那江豬水牛般大，把張蓬蓬嘴「鋪鋪」的吹著浪，一個翻身，拱起身子來；一個翻身，漾起頭來，在江心作怪。

這時周顛正坐在兵船上，看見了道：「這水怪出現，前頭畢竟要損多人。」

不期太祖不時差人來聽他說話的，聽了這句，大惱，道他煽惑軍心。吩咐把這顛子撇在江裡，祭這些水怪。帳下一個親軍都指揮韓成便領了鈞旨。也不由分說趕將來，夾領子一把，扯住道：「先生，不關我事，都是你饒舌惹的禍。你道損人多，如今把你做個應夢大吉吧！」

周顛道：「你這替死鬼要淹死我麼！你淹！你淹！只怕我倒淹不死，你不耐淹……」早被他「撲洞」一聲甩下水去。眾人道：「這兩個翻身，不知哪裡去了？」

卻又作怪，上流頭早漾下一個人來，似灼龜人家畫的畫兒，人坐在大龜背上模樣，正是周顛。坐在一個大白蓋巖頭龜身上來了。

眾人都拍手笑道：「奇！」韓成吩咐叫推，軍士一齊把篙子去推。果然，兩個水窩兒，又下去了。眾人道：「這番要沉到底了。」

正看時，卻又是騎牛的牧童跨在一個江豬身上，又到船邊，衣服也不曾沾濕。眾人道：「他是道家，學的水火煉。前日火煉不死，今日水煉一定也不死。」

一個好事的水手道：「三遭為定，這遭不死，再不死了？」劈頭一篙打去，那周顛又側了下水。

眾人道：「這番一定不活。」

哪知他又似達摩祖師般，輕輕立在一枝蘆上，道：「列位，承費心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真神仙！」

韓成道：「周先生，我如今與你見殿下。若肯饒便饒了你，不要在這邊弄障眼法兒哄人。」

周顛道：「去，去，去！」那蘆柴早已浮到船邊，周顛舉身躍上船來。

韓成與他同見太祖。太祖道：「怎麼同他來？」

韓成道：「推下水三次，三次淹不死。」

只見周顛伸了個頭向太祖道：「淹不死，你殺死了罷！」

太祖笑道：「且不殺你。」適值船中進膳，太祖就留他在身邊，與他同吃。他也不辭。

第二日，他駝了拐杖，著了草鞋，似要遠去的模樣，向著太祖道：「你殺了麼？」

太祖道：「我不殺你，饒你去。」

周顛看一看，見劉伯溫站在側邊，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你身邊有人，不消得我。此後二十五年，當差人望你。還有兩句話對你說。」道：

臨危不是危，叫換切要換。

他別了，便飄然遠去，行步如飛。

這廂太祖與陳友諒相持，舟湊了淺，一時行不得，被漢兵圍住。正危急之時，得韓成道：「願為紀信誑楚。」就穿了太祖衣服，自投水中。漢兵就不來著意。又得俞通源等幾隻船來，水湧舟活，脫了這危難。這是「臨危不是危」；韓成的替死，又已定了，「叫換切要換」。

這也在鄱陽湖中。正兩邊相殺，忽然周顛□(站)在太祖椅背後，連把手揮道：「難星過度，難星過度，快換船！」太祖便依了，正過船時，一個炮來，原坐船打得粉碎。他又見在劉伯溫先了。

此後，他蹤跡秘密，並不來乞食入城。但認得的常見他在匡廬諸山往來。

本年太祖破陳友諒，定江湖；又平張士誠，取蘇杭；分兵取元都；執陳友定，有福建；降何真，有兩廣；滅明玉珍，取四川；滅元梁王，取雲貴，天下大定。從此盡去胡元的腥羶，舉世的叛亂，才見太平。他逢人「告太平」的，正是先見。

到二十五年，太祖忽患熱症。太醫院一院醫官都束手，滿朝驚惶。忽然一個和尚：

面目黑如漆染，鬚髮一似螺卷。

一雙鐵臂捧金函，赤腳直趨玉殿。

赤著一雙腳，穿件破偏衫，竟要進東長安門來。門上擋住，拿見閣門使劉伯溫之子劉璟。道：「小僧奉周顛吩咐，道聖上疾病，非凡藥之所能治，特差小僧進藥二品。他說曾與今尊有交，自馬當分手，直至今日。」

劉閣門道：「聖上一身，社稷所繫。諸醫尚且束手，不敢下藥，你藥不知何如，怎生輕易引奏？」

赤腳僧道：「君父臨危，臣子豈有不下藥之理？況顛仙不遠千里，差小僧送藥，若閣門阻抑不奏，脫有不諱，豈無後悔？」劉閣門為他轉奏。

舉朝道：「周顛在匡廬，怎麼知道聖上疾病？這莫非僧人謊言？」只是太祖信得真，取出一看，內封道：

溫涼石一片（其石紅潤，入手涼沁心骨）

溫涼藥一九（圓如龍眼，亦淡紅色，其香撲鼻）

道：「用水磨服」。又寫方道：「用金盞注石，磨藥注之沉香盞服。」聖上展玩，已知奇藥，即叫磨服。醫官如法整治，只見其藥香若菖蒲，盞底凝朱，紅彩迥異。

聖上未刻進藥，到酉末遍體抽掣，先覺心膈清涼，煩燥盡去。至夜遍體邪熱皆除，霍然病起，精神還比未病時更好些。道：「朕與周顛別二十五年，不意周顛念朕如此。」

次日設朝，廷見文武臣僚。召赤腳僧見，問他：「周顛近在何處？幾時著你來？」

那僧道：「臣天眼尊者侍者，半年前週顛仙與臣師天眼尊者同在廣西竹林寺，道紫微大帝有難，出此一函，著臣齎捧到京投獻。臣一路托鉢而來，至此恰值聖上龍體不安，臣即恭進。」

聖上道：「如今還在竹林寺麼？」

僧人道：「他神遊五嶽三山，蹤跡無定，這未可知。期臣進藥後，還於竹林寺相見。」

聖旨著禮部官陪宴。著翰林院撰御書道：「皇帝恭問周神仙。」差一個官與赤腳僧同至竹林寺，禮請周神仙詣闕。

差官與赤腳僧一路夫馬應付，風餐水宿，來至竹林寺。寺僧出來迎接了。問周顛仙在麼？」

○○○(寺僧道)：「○○○○○○(在竹林裡與天眼)尊者談玄。」那差官齎了御（原缺二百二十九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書，同赤腳僧前去，但見)：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滿前蒼翠，一片笙竽，清影離離，綠鳳乘風)搖尾；翠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稍歷歷，青鸞向日梳翎。蒼的)蒼，紫的○○(紫，海底)瑯玕；○○○○(低的低，昂的)昂，澄○○(湖翻)浪。梢含○○○○(剩粉，青女理)妝，筍○○○○(茁新苞，佳)人○○(露指)，因煙成媚色，逐風鬥奇○○(聲)。迎日○○○○(弄金暉，麗)月發奇影。鬱鬱清涼界，○○(冷冷)仙佛○○(林)。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只見左首石凳上坐)著○○(一)位：

○○○○(捲髮半垂膝)，雙○○(眸撇)星。金環常掛耳，玉塵每○○(隨身)。○○○○(蠶眉獅鼻)稀奇相，十八阿羅○○(第一尊)。

○○○○○○(右首坐著一個)：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長髯飄五柳，短髻聳雙)峰。坦腹○○○○(蟠如斗)，洪聲出○○(似鍾)。○○(色身)每自囿泥沙，心境蓮花渾不染。

○○(赤腳僧)先過來問訊了。次後差官過來，呈上御書。○○(周顛取)來置在石幾上，恭誦了。

差官道：「上意說○○○○(日前幸得)先生妙藥，沉痾頓起。還乞先生面詣闕庭。」

(周顛)道：「山人麋鹿之性，頗厭拘束，向假佯狂玩世，今○○(已把)臂入林，若使當日肯戮力豎奇，豈不能與劉伯溫並驅中原？今日伯溫死而山人生，真喜出世之早，○○(寧)復延頸以入樊籠哉？就是日前托赤腳侍者致藥，也只不忘金陵共事之情，原非有意出世，妄希恩澤。○○(希)使者幸為山人善辭。」

差官道：「聖上差下官敦請，若先生不往，下官何以覆命？下官吩咐驛遞，明日備齊夫馬，乞先生束裝同行。」

周顛道：「山人一杖一履，無裝可束。亦斷不僕僕道途，以煩郵傳，往是斷不往的了。」

次日，差官整備夫馬復往。只見竹林如故，石幾依然，三人都不見影。只在石幾上有一書，是答聖○○(上的)。

○○(忙叫)寺僧問時，道：「三人居無床褥，行無瓢笠，去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來無常，蹤跡莫測，昨夜也不知幾時去的)，也不知去○○(向)？」

雲想飄然雀想蹤，杯堪涉水杖為龍。

笑人空作鴻冥慕，知在蓬萊第幾峰？

差官只得齎書覆命道：「已見顛仙，他不肯赴闕，遺書一封，飄然遠去。」聖上知他原是不可招致的，也不罪差官。

後來又差官訪張三丰，兼訪顛仙。名山洞府，無不歷遍，竟不可得。